

# 论托克维尔对美国种族问题的认识

胡锦涛

(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论美国的民主》是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19世纪上半期完成的一部巨著,对该书的研究和论述不胜枚举,但基本未涉及托克维尔关于美国种族与种族关系的认识。事实上,托克维尔通过实地考察美国土著居民和黑人的困境,对美国白人和黑人与印第安人间的种族关系进行了详尽的评论,指出作为支配群体或多数人群体的白人不仅在法律上有权界定自身,而且还能通过自身历史和文化界定社会价值观,建构种族差异。美国的种族社会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被社会建构的过程。白人特权和种族主义根深蒂固存在于美国的法制和民情中。托克维尔还分析了基于白肤色的财产权和白人特权对白人产生的负面效应,他认为,白人从作为统治民族中获得的心理利益蒙蔽了白人,使他们看不到这一体制对他们征收了实质上和精神上的重税,他也由此预见到种族关系在美国难以得到改善。

**关键词:**托克维尔;美国种族关系;白人特权

**中图分类号:**K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6)03-0127-09

《论美国的民主》是法国政治思想家夏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在1831年至1832年写成的一部巨著,该书是世界学术界第一部对美国社会、政治制度和民情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著作,也是第一部论述民主制度的专著,<sup>[1]</sup>欧美学者称其为“政治学作品中绝无仅有的”,“19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学巨著”,对它的评论是“鲜活刻画了美国的生活”。<sup>[2]</sup>长期以来,对该书的研究和论述不胜枚举,但是基本未涉及托克维尔关于美国种族与种族关系的认识。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十章“概述美国境内的三个种族的现况及其可能出现的未来”(下面简称为“三个种族”)中,托克维尔一反对美国民主实验的肯定赞叹,对美国种族关系的未来充满了悲观的看法,在此他“使用了一些现代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点,认为从历史上看,美国发展出了一种统治民族民主政治”。<sup>[3]</sup>他指出白人特权和种族主义根深蒂固存在于美国的“法制”和“民情”中,除非对整个体制彻底改变,否则美国种族关系不可能和谐。托克维尔对美国种族差异和种族关系的评价,显示出其深刻理解种族主义在建构美国民主政治中所起的作用。

## 一、托克维尔对美国种族的建构主义阐述

早在17世纪,西方文化中就出现了一些探讨族群问题的理论,后来学者将这些学术观点归为

收稿日期:2015-03-02

作者简介:胡锦涛,女,浙江乐清人,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根基论和建构论两大派别。根基论(primordialism)将种族视为不可改变的科学实在,认为可遗传的总体特征——肤色、毛发质地等等——意味着族群间在脾性、体力和智力上显著的差别。建构论(constructivism)又称工具论,认为族群是为维护与竞争有限资源而建构的,它关注社会互动,强调族群成员的理性选择,认为在政治、经济、文化互动与竞争过程中,维护自身利益是族群成员做出选择的出发点。民族认同随情势、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而民族认同具有多重性。

初读“三个种族”,很多人会认为托克维尔持根基论思想。仅根据文本中的字句加以考察是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的。托克维尔描述黑人和印第安人的一些用语将族群成员和个人人格特征联系在一起。例如,托克维尔是这样描述黑人及其外貌的,“他们生下来就低人一等,是以奴隶身份进入我们社会的异类,我们只勉强承认他们具有人类的一般特点。我们认为他们的面貌可憎,他们的智力有限,他们的趣味低下,而且几乎把他们视为介于人兽之间的生物。”<sup>[4]</sup>

然而,仅因托克维尔将印第安人称为“野蛮人”和对黑人的这类一般性描述而把托克维尔归为根基论者是不可取的。实际上,托克维尔其他语境的作品清楚地否定了19世纪中期统治白人学术界的种族差异根基论。而且,对“三个种族”一章和他的其他论述加以认真解读,会发现托克维尔所持的建构论思想。

托克维尔与约瑟夫·亚瑟·德·戈比诺(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的通信证明他对根基论的坚决反对。戈比诺因其著作《论人类种族的平等》(*Essay on the Inequality of the Human Races*)<sup>[5]</sup>而被称为“种族主义之父”。<sup>[6]</sup>该书指出“种族”是理解社会现实的关键所在。戈比诺将人类分为三大种族(白种人、黄种人和黑种人),并提出“白色种族优越论”。他认为“黑色种类是最低的,是这一阶梯的起点。动物特征……从出生起在烙印在黑人身上,且预示了他的命运。其智力将永远被限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内。”在该书的献辞中,戈比诺写道“我愈加深信种族问题远超过历史上的所有其他问题,它是关键所在,形成了一个种族的不平等足以解释其命运的整个历程。”<sup>[7]</sup>1852年春,戈比诺去函托克维尔征求其对入种多源发生论的看法——入种多源发生论认为不同的外表类型提供了不同人类起源的证据——而这是他提出白人比其他种族优越论点的核心。<sup>[8]</sup>

在1852年5月15日,托克维尔给戈比诺写了一封详细的回信,清楚地表述了他对多源发生论的观点。开宗明义,托克维尔不认可某一种族优于其他种族的天赋特质和种族决定论的基本概念。他论证了不同种族的混合“已经产生出共同后代”,人类“属于一个单一的种类”。<sup>[9]</sup>与戈比诺唯一的种族决定论相反,托克维尔更倾向于通过对历史、地理、宗教等因素进行综合考察来理解和解释种族的社会实在。

不过,戈比诺并未因托克维尔的信而改变对入种多源发生论的看法,他的著作中充斥着种族差异根基论思想。托克维尔以其特有的直率评论了他的著作。在后来写给戈比诺的信中,托克维尔说,“我承认在读了你的书后我仍像以前一样完全反对你[关于种族]的学说。”托克维尔指出他们之间在种族的“信念上是迥然不同的”。<sup>[10]</sup>

虽然这些信件写作时间晚于《论美国的民主》,但这是托克维尔对种族问题一贯的态度,实际上,正是在访美期间,他关于种族的建构主义理论得以完善。“三个种族”显示出托克维尔对种族差异的建构主义研究方法。

在这一章的引言中,托克维尔描述了在亚拉巴马州他亲眼目睹的一个五六岁白种女孩和两个有色人种妇女——一个黑人奴隶和一个印第安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小女孩对成年同伴的屈尊傲慢让托克维尔极为震惊,由此,他开始了对美国种族关系的探讨。托克维尔指出女孩的行为充分地说明了“偏见和法制”如何在杰克逊时代美国的种族间造成一个更加触目的“鸿沟”。<sup>[11]</sup>托克维尔将白人女孩的社会权力追溯到种族主义文化规范和法律中进行了建构主义分析。

托克维尔在对白人和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进行对比时,他的建构主义观点也是清楚无误地表

露出来。正如他对美国黑人的描述方式,托克维尔对印第安人的用词当然无法符合现代平等论述的标准。例如,他经常使用“野蛮人”(savages)一词描述印第安人。然而,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开篇第一章“北美的外貌”中对北美印第安人的品性做了与根基论大相径庭的描述:当欧洲人最初来到北美的时候,那里的土著居民“一点也不像曾经一度文明而后又堕入野蛮状态的民族那样是非不明和善恶不分,更不像后者那样因无知和败俗而腐化堕落”。他们虽“还不知道财富的价值,对文明人利用财富获得的享受也不在意。但是,他们的举止毫不粗野,反而习惯于谦让持重,表现出一种贵族式的彬彬有礼的风度”。<sup>[12]</sup>

美国革命期间,美国人面临道德困境,他们在为自身的自由而战,但同时他们却还在奴役其他人。于是,一些美国人,特别是南方白人试图通过科学方法证明黑色种族是劣等民族,来为奴隶制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例如,《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就在《弗吉尼亚笔记》(Notes on Virginia)中论证了黑人和白人间“大自然造就的固有差异”使前者不可能同化入国家政治体制中。<sup>[13]</sup>由于其名望,杰斐逊关于黑人天生低劣的论点使种族根基论在美国长期得到普遍接受。

与杰斐逊关于黑人先天不具备民主社会公民资格的论断不同,托克维尔是以建构主义观点看待黑人问题的。托克维尔明确否认当时的种族等级划分理论,他指出表面上的种族低劣是奴役经历的产物。托克维尔将美国奴隶制与古代奴隶制做了比较,指出古代奴隶制存在于一个明确的等级体制内,其中固定不变的阶层和等级划分,是维系和稳固贵族政治时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因素。“古代人只知道用铁和死来维护奴隶制度”,他们“给奴隶身上戴上链子,但让他们思想自由,允许他们学习知识。奴隶主也言行一致,遵守他们所定的原则。在古代,受奴役的期限不是固定不变的,奴隶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获得自由而与主人平等”。<sup>[14]</sup>美国的民主政治赋予人人平等自由,但这些美国白人却要奴役非洲黑人,显然现代奴隶制与平等主义完全抵触;这样证实美国不平等种族社会制度存在合理性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明确否认黑人种族的人性”将奴隶视为“介于人兽之间的生物”。<sup>[15]</sup>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因为“联邦南方的美国人,发现了一些保证他们的权力可以持久的更聪明的办法”,即“严禁奴隶学习识字和写字。他们不希望把黑人提高到与自己相等的水平,所以尽可能使奴隶保持原始生活状态”。<sup>[16]</sup>黑人因此无法“增长知识”,“从而使他们知道他们的不幸的严重程度和找到根除不幸的办法”。<sup>[17]</sup>南方的美国人就此“把专制和暴力宿命论化,并使奴隶们从心灵上接受了”。<sup>[18]</sup>托克维尔认为“现代人把蓄奴制的无形的和短期的压迫与种族差别的有形的和长期的压迫极其有害地结合在一起来了”。<sup>[19]</sup>这些论述说明托克维尔充分认识到美国的奴隶制是一个非常野蛮残酷且极具压迫性的制度。他认为白人之所以认为黑人低劣,完全是由于白人对黑人怀有的难以理解且顽固的偏见造成的。“第一,害怕自己掉价儿而与原来的奴隶黑人平等;第二,害怕自己降格而处于邻居的白人之下。”<sup>[20]</sup>托克维尔不禁哀叹“纯由法律规定的尊卑,是人们所能想象出来的最大虚构!在分明是同类的人之间建立的永恒差别,是对人性的最大违反!”<sup>[21]</sup>

托克维尔的上述论述揭示出在杰克逊民主时期的美国,作为支配群体或多数人群体的白人不仅在法律上有权界定自身,而且还能通过自身历史和文化界定社会价值观,建构种族差异,这些充分证实了托克维尔是将种族视为一种社会建构。他根据自己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对印第安人和黑人进行了动态描述与分析,清晰表明美国白人为这两个种族创造的预定体系就是发生在美国的种族建构,他的论述赋予了美国的三个种族社会意义,深刻说明美国的种族社会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被社会建构的过程。

## 二、美国的法制民情与白人至上特权

“最初的基督教废除了奴役,而16世纪的基督教徒又把它恢复。但是,他们决不是把它作为

一种例外实施于他们社会的,而是针对整整一个种族实施的。”<sup>[22]</sup>托克维尔在这里所写的就是欧洲人对非洲黑人的奴役。为了使这一有违基督教平等精神的做法合法化,欧洲人使用黑色以证明奴役非洲人是正当的。换句话说,非洲人是因为他们的肤色成为奴隶的。结果,深肤色的人成了黑种族,且随着黑种族的被标识又衍生出了一个白色种族。因此,在黑色种族被“发明”前并不存在白色种族。<sup>[23]</sup>白色种族一经创造,便赋予白人以特权,同时剥夺有色人的权利。

随着白人的殖民扩张,17世纪初白人进入北美,征服土著印第安人和奴役黑人促成了美国白人至上认同的形成。“白人至上”是一个“被发明出来的范畴”,可以将之称为一个社会建构,因为它并非由物质力量驱使而成,而是由主流社会的观点塑造的。

当第一批白人抵达北美时,印第安人已经在那里生活了上万年,他们才是原初美洲人。“在争夺土地的经济背景下种族的建构出现了。”<sup>[24]</sup>为了占据整个大陆的土地,成为这里的主人,欧洲殖民者强化了他们从欧洲带来的白人种族认同,形成欧洲白人的本我概念,从而与土著印第安人的“他者”形成对照。在殖民者看来,“印第安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人类,要不然就是这样一种极为不同种族的人类,被认为本质上和生物学上都要劣于欧洲人。”<sup>[25]</sup>也正因如此,托克维尔认为,“印第安人的不幸,则来自他们在同一个最开化的民族,我再加上一句,地球上最贪婪的民族接触的时候,自己还处在半野蛮的状态。”<sup>[26]</sup>“欧洲人依靠自己的物力和知识,很快就把土著因占有土地而能得到的好处大部分据为己有。”“孤立于自己土地上的印第安人,被一个人数众多和占有统治地位的民族所包围,而这个民族又把他们所在地区看成了不够安分守己的民族殖民地。”<sup>[27]</sup>

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19世纪30年代时印第安人基本上处于白人的“社会”之外,随着白人势力不断增强,白人“以贪婪的眼光注视着仍被印第安人占据的土地。他们觉得这些印第安人还没有完全放弃野蛮人生活的传统,所以拟在文明使这些人安心定居以前,就让他们破产而绝望,并逼着他们离开。”<sup>[28]</sup>托克维尔在对南方各州的立法机构采取的暴虐措施,这些州的统治者的行径和法院的判例分析后确信,“把印第安人完全撵走,曾是这些州的全部措施所要一致达到的最终目的。”<sup>[29]</sup>在白人的压力之下,183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迁移法》,强迫印第安人西迁。在以后的十几年中,许多印第安人部落奋起反抗,拒绝离开自己的家园,但均以失败告终。托克维尔曾目睹了惨无人道的印第安人迁徙:“1831年底,我来到密西西比河左岸一个欧洲人称做孟菲斯的地方。我在这里停留期间,来了一大群巧克陶部人。……当时正值隆冬,而且这一年奇寒得反常。……印第安人带领他们的家属,后面跟着一批老弱病残,其中既有刚刚出生的婴儿,又有行将就木的老人。他们既没有帐篷,又没有车辆,而只有一点口粮和简陋的武器。我看见了他们在上船渡过这条大河的情景,而且永远不会忘记那个严肃的场面。在那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既没有人哭喊,又没有人抽泣,人人都一声不语。他们的苦难由来已久,他们感到无法摆脱苦难。”<sup>[30]</sup>

托克维尔还记述了1830年的“切洛基部落诉佐治亚”(Cherokee Nation v. Georgia)一案,此案起于1829年佐治亚州强行废止与印第安人早先达成的条约,剥夺切洛基部落的土地,为捍卫自身权益,切洛基部落告上法庭。托克维尔细述了面对来自白人拓殖者及其州政府的持续压力,联邦政府向土著承诺的权利是如何烟消云散的,任由他们“自消自灭”。<sup>[31]</sup>而且在州通过暴力赶走印第安人时,“联邦政府则利用它的许诺和财力,帮助了这些州驱逐野蛮人。”<sup>[32]</sup>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的不管不顾,推翻了早前联邦政府“担保”过的条约,这一事实确凿说明法律在白人眼里根本不具中立原则,而是他们为所欲为的工具。据托克维尔记载,“到1831年末,据说已有一万多名印第安人来到阿肯色河两岸,而且每天都陆续有新人前来。”然而,“印第安人到了新地点后立即发现,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安排都是暂时性的。谁能担保他们在新住区可以平平安安地生活下去呢?美国政府答应到那里以后保护他们,但对他们现在所在的地区,美国政府也曾信誓旦旦地做过这样的保证。……毫无疑问,再过几年,现在聚集在他们周围的这伙白人,也会把脚插到阿肯色的荒原,再来

挤压他们。那时,他们将会遭到同样的苦难,而且同样没法补救。土地尽早要从他们手中夺走,而他们本人只有等待死亡。”<sup>[33]</sup>对于北美大陆这些原住民,托克维尔指出其命运将是“在孤立状态中生存,并将在孤立状态中消灭”。<sup>[34]</sup>

与印第安人不同,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指出,“黑人的命运却几乎总要与白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这两个种族互相有联系,但不混为一体。它们既不能完全分开,也不能完全结合。”<sup>[35]</sup>他对此进行了探究,指出这一情形和美国的法制民情密切相关。

在北美大陆持续形成白色社会建构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开荒种地,特别是烟草成为大宗商品种植物后,急需劳力。殖民者要赢利,就必须得到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问题是谁会来做这种又苦又累的工作呢?起初,白人契约奴从事烟草种植。最早期殖民者中75%为来自欧洲的契约奴,他们必须工作五到七年才能获得自由。

“第一批黑人被输入弗吉尼亚,系在1621年左右。”<sup>[36]</sup>这些最早来到北美的非洲人并非奴隶,而是契约劳工。但到1650年时,弗吉尼亚70%的非洲人已成为终身契约奴,北美十三殖民地已存在事实上的奴隶制。1661年,弗吉尼亚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合法化了这一行为——使契约黑奴成为法律上的奴隶制。非洲人被奴役因为他们易于辩认,且无法逃回故土。对非洲人的奴役是白人土地占有者解决急需廉价劳动力的办法。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教授谢里尔·哈里斯是当代批判种族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将殖民地法院和立法机关支持“过度利用黑人劳力”作为将白色注入财产功能过程的第一个阶段。殖民地机构“根据种族类别区别对待”,将黑人契约奴和工人贬逐为奴隶。一旦奴隶制成为南方和大西洋中部各殖民地占主导地位的劳动体制,哈里斯指出,白人身份和白色皮肤也就具备了“保证特权和保护资源”的属性。<sup>[37]</sup>

在《论美国的民主》第九章中,托克维尔提出,“法制比自然环境更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而民情比法制的贡献更大。”<sup>[38]</sup>托克维尔将“法制”作为一个普遍概念,指出在建构美国种族范畴和族群不平等中法制起到了重要作用,说明他认识到了白色的财产功能和白人特权在美国法律和政治上的作用。托克维尔指出奴役非洲人是一个决定性事件,一旦法令使白肤色成为公民权利的先决条件,随即产生了一套“民情”,它鼓励白人形成彼此依附的情谊,同时要求建立在少数族群之上的特权。

在美国考察期间,托克维尔看到,“在美国南方,全体白人形成了一个贵族集团,由一定数目的特权人物领导。这些特权人物的财产是世袭的,而他们的悠闲生活也是辈辈相传的。”托克维尔还发现,“在这个贵族集团内部也可见到一些穷人,但他们并不是劳动者。他们宁可受穷,也不肯找点活干。”托克维尔描述了这些“穷人”热心于模仿大种植园主的“态度”和“时尚”,他们拒绝在自由劳动力市场上与“黑人工人和奴隶”竞争,托克维尔指出,正因如此,底层白人和(奴役与自由)黑人之间的利益完全分离。<sup>[39]</sup>

这样,托克维尔将南方种植园主和较低阶层白人间的关系做了描述,推论出白人团结发轫于美国奴隶制。<sup>[40]</sup>这是因为,大量进口非洲人使白人产生了对黑人奴隶造反的恐惧。为了控制黑人奴隶,白人种族“被发明出来”。殖民地当局通过了法律,授予卑微的白人以特权:白人契约奴服役五到七年后,可分得50英亩的土地,他们的人头税也被减少。土地分配和人头税减少提供了经济刺激。底层白人于是在他们自己和他们的黑人同类之间看到了“分离的利益”。哈里斯指出,这些殖民地白人的地位受到了法律保护,而这种意识也给予了他们在社会关系中具有特权的期望。<sup>[41]</sup>由于这些新的特权,南方各州获得自由的白人契约奴跻身于他们前主人的“优秀种族”行列,组成了被称为巡逻队的控制奴隶的民兵组织,对非洲人和印第安人进行社会控制。可见,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起到了联合南方原本被社会阶级所分隔的白人的作用。白人特权标记的心理价值解释了未能从奴隶劳动中受益的贫穷白人仍支持奴隶制的原因。种族团结一致的社会凝聚力补偿了阶级分

层。它向贫穷白人提供了一个被包括在并不属于他们的特权世界的感觉。

对白人精英使用其权力鼓励助长底层白人和黑人间分割的事实,托克维尔非常清楚。他详细地描述了州政府在废除长子继承制后,“各种财产便开始分散化小,而所有的家庭也因此下降到必须依靠劳动来维持生计的地步”,于是,白人开始“一致同意”放弃他们“轻视劳动的偏见”。<sup>[42]</sup>紧随这次财产分配转变,出现了一大批新的“自由[白人]工人阶级”,不过,这些底层白人却并非在一个开放的劳动市场上,而是在完全对黑人关闭的劳动市场上“开始他们的自食其力”。<sup>[43]</sup>政府在形成这种封闭的劳动市场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托克维尔记述了“在新英格兰各州,自建州之初,就以立法保证穷人能够过活”,也就是说,州议会通过将贫穷白人置于与同样黑人相比更有特权的地位,以立法保证白种穷人能够过活,从而使白人兄弟融为一体。<sup>[44]</sup>北方各州在革命后相继废除了蓄隶制,“黑人虽然获得了自由,但他们并未分享向他们宣布大家都已平等的那些人享有的同样的权利、苦乐和劳动机会”,<sup>[45]</sup>托克维尔将杰克逊时期美国的自由劳动市场视为两个种族间的零和博弈。“漂洋过海到新大陆来寻找安乐和幸福的欧洲穷人”从“刚刚对实业开放的新资源”中获益,分得土地,建立家园,<sup>[46]</sup>而同时黑人则因歧视性法律被从过去的市场中驱逐,“凡已废除蓄奴制的州,一般都令获得自由的黑人留在本州过艰苦的生活,由于各州在这一点上互有默契,所以不幸的黑人只能选最坏的地方定居。”<sup>[47]</sup>也就是说,州通过法律把黑人降低到在这些新出现的竞争性经济中只能得到“粗活”,并最终将他们完全逐出劳动市场。托克维尔指出州让黑人过着“朝不保夕的悲惨生活”不只是为底层白人提供心理安慰,而且也通过劳动力市场分割为这一底层群体提供经济上的真正特权。作为这些经济刺激的结果,再加上杰克逊时期不再受财产限制,赋予所有白人男性以选举权,白人发展出一个新的社会等级意识和一种新的社会等级忠诚。“在来自下层社会持续压力下,内容广泛的社会自由诞生了,但是以断然否认社会一部分人的自由为代价的。”<sup>[48]</sup>这种超经济原因使美国白人的反黑人情绪持续存在,并贯穿于美国以后的历史中。

通过描述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困境,托克维尔阐释了美国的民主政治是如何违反中立原则,支持白人至上,进而也说明了建构在白肤色上的财产权和白人特权对美国民主政治所起的作用。托克维尔认识到在杰克逊时代的美国,州和联邦政府决心通过创造和维持基于白色的财产权并泛化白人特权的法律。而且,托克维尔不只是描述了美国政治生活的这个特征,他还指出通过法律和政治予以白色特权的必要性缘于伴随奴隶制出现而来的“民情”。简言之,托克维尔认为种族主义的文化标准和民主制在美国是相互建构的。也正因如此,托克维尔才如本文在第三部分中阐述的,对美国的种族关系持完全悲观的看法。

### 三、白人特权的负面作用与美国种族关系的结局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具体论述了基于白肤色的财产权和白人特权对白人产生的负面效应。通过对杰克逊时期美国南方白人状况的分析,托克维尔阐释了南方白人对奴隶制恪守承诺是如何给他们带来了“致命的后果”。<sup>[49]</sup>

托克维尔对俄亥俄河一河之隔的相邻两州自由州俄亥俄州和蓄奴州肯塔基州的经济程度进行了对比分析,彰显其中的差别。托克维尔认为河左岸肯塔基是一个“人烟稀少,偶尔见到一群奴隶无精打采地在半垦半荒的土地上游荡,……社会已经入睡,人们懒散,唯独大自然还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色”。相反,右岸俄亥俄州“可听到机器的轰鸣,表明在远方有工厂。田里长着茂盛的庄稼,雅致的房舍显示着农场主的爱好和兴趣,到处是一片富庶景象。看来,这里的人们都很有钱,并感到满意,因为这是自己的劳动成果”。由于这两个州的“空气同样有益于健康,气候同样温和宜人”,托克维尔将这些经济差异归因于“肯塔基州允许蓄奴,而俄亥俄州不准境内有奴

隶”。<sup>[50]</sup>

托克维尔在这里并不是简单地复述他对自由雇佣经济生产能力的信念,他是要指出奴隶制在肯塔基已经生产出一种“致命”的价值体系,它导致白人“轻视”劳动。他写道,“蓄奴制不但未使白人发财致富,反而使他们消失了发财致富的愿望。”<sup>[51]</sup>

而且,托克维尔指出这是所有南方蓄奴州都存在的现象。“我们越往南去,越觉得以悠闲自在为高尚的偏见越强。在离热带最近的几个州里,就没有一个白人从事体力劳动。”<sup>[52]</sup>南方白人耻于劳作,因而造成了“每天都有北方人前来美国的这一地区,因为在这里不必担心竞争。他们发现这里的资源还未被当地人注意,于是利用他们本来并不赞成的制度,去汲取比建立这个制度后仍在维护这个制度的人获得的好处。”<sup>[53]</sup>他论证了南方白人的“致命价值”体系最终将使北方人在南方人自己的土地上控制南方人成为可能。

19世纪关于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政治经济学领域,许多美国人批评这一奴役黑人的体制是极不道德的。而且,不可思议的是,从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南方“特殊制度”(“peculiar institution”)的捍卫者们也基本同意废奴主义者的观点,认为对待黑人的方式是不道德的。<sup>[54]</sup>据在南方的所见所闻,托克维尔指出,南方人并非“都认为蓄奴制是奴隶主发财致富的必要手段。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这一点上与北方人见解一致,并与北方人一样,愿意承认奴役黑人是一种罪恶。但他们又认为,为了生活,又得让这种罪恶继续下去”。<sup>[55]</sup>也就是说,大多数南方人又将这一制度辩护为南方社会和经济的必需。

托克维尔尽管看到了这一制度对南方种植园主阶级的经济利益,但托克维尔同意废奴主义者的看法,经济的必需绝不能成为奴隶制存在的理由。<sup>[56]</sup>而且,托克维尔指出,虚幻意识蒙蔽了大多数白人,致使其看不到美国种族体制对他们造成的不良后果。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人随时随地都必然是热心于追求、勇于进取、敢于冒险、特别是善于创新的人。”<sup>[57]</sup>但正是这些美国人却看不到蓄奴导致的这些错误,这表明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是如何存在于这个国家的“民情”中。

因此之故,托克维尔对美国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前景及美国种族关系的改善极为悲观。印第安人“只有两条得救的出路:不是对白人开战,就是自己接受文明”,<sup>[58]</sup>然而,19世纪上半叶印第安人“已无力进行战斗”,“这些野蛮人不仅向内陆逃离,而且正在逐渐灭亡。……不断迁来大量的居民而把他们的地盘住满。在人类的历史上,还没有见过一个发展得如此惊人而消失得又如此迅速的民族”。<sup>[59]</sup>对于所谓的白人文明,托克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人清楚地知道,使原住民处于“文明社会”的习俗或法律影响之下是比暴力更有效的驱逐剥夺他们的手段,“美国人用十分巧妙的手段,不慌不忙,通过合法手续,以慈善为怀,不流血,不被世人认为是违反伟大的道德原则,就达到了双重目的。以尊重人道的法律的办法消灭人,可谓美国人之一绝。”<sup>[60]</sup>毫无疑问,“这些部族的灭亡,始于欧洲人登上他们的海岸之日,后来又接着一直进行,今天正接近于告成。”<sup>[61]</sup>

19世纪20年代,通过对美国民主的考察,托克维尔预见到了奴隶制的最终灭亡。“不管南方的美国人尽了多大努力去保存蓄奴制,他们也永远达不到目的。曾被基督教斥为不义和被政治经济学指为有害的而今仅存于地球上一角的蓄奴制,在现代的民主自由和文明中决不是一种能够持久存在的制度。”<sup>[62]</sup>但托克维尔对废除奴隶制后美国黑人的前景并不乐观。他不认为“白人和黑人将来总有一天在某地方以平等资格一道生活”。<sup>[63]</sup>也就是说,托克维尔早就预料到了奴隶解放并不会保证黑人和白人间的和平共处,因为在美国,“现代人在废除蓄奴制以后,还要破除三个比蓄奴制还要不好对付的顽固偏见。这就是奴隶主的偏见、种族的偏见和肤色的偏见。”<sup>[64]</sup>他指出,白人对黑人怀有的“难以理解且顽固的偏见”将永远阻止他们与黑人和平共处,践行共和理念。<sup>[65]</sup>这个结论是他对美国革命之后北方各州通过的废除奴隶法失败的分析中得出的。他看到,虽然北方白人并未直接获益于奴隶制,但他们却生活在一个极其种族化的社会,“排斥黑人的偏见仿佛随着黑人

不再是奴隶而加深,而且日常生活中的不平等则随着法律废除不平等反而加强。”<sup>[66]</sup>事实是,“蓄奴制衰弱了,但它所造成的偏见却依然故我。”而且,“随着立法机构逐渐废除种族之间的法律屏障,北方的白人越来越倍加小心不与黑人接触。”<sup>[67]</sup>托克维尔看到,“凡是废除了蓄奴制的州,差不多都授予了黑人以选举权;但他们如果去投票,生命就会遭到危险。他们受到迫害时可以去告状,但当法官的都是白人。法律准许黑人充当陪审员,但偏见却排斥他们出任陪审员。黑人的子女进不了为欧洲人子女开设的学校。在剧院里,黑人有钱也买不到同曾经是他们主人的白人并排坐在一起的票。在医院里,他们要与白人分开。虽然也让黑人礼拜白人所礼拜的上帝,但不能在同一教堂祈祷。黑人有自己的教士和教堂。天堂的大门虽然未对他们关闭,但不平等的地位只能使他们停在来世的墙外。当黑人死去时,他们的骨头就被抛到一旁,身份的差别都造成了死后的不平等。”<sup>[68]</sup>

在目睹了这一切后,他预言奴隶制的终结可能加剧恶化种族关系。它会加强白人的恐惧,同时也会刺激白人对黑人行使超出法律权限的压迫手段。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局,是美国的民主制,即“多数人的暴政”所致。通过对美国民主制的透彻分析,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不能保护个人,特别是少数民族免于大多数暴政。“当一个人或一个党在美国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你想他或它能向谁去诉苦呢?向舆论吗?但舆论是多数人制造的。向立法机构吗?但立法机构代表多数,并盲目服从多数。向行政当局吗?但行政首长是由多数选任的,是百依百顺工具。向公安机关吗?但警察不外是多数掌握的军队。向陪审团吗?但陪审团就是拥有宣判权的多数,而且在某些州,连法官都是由多数选派的。因此,不管你所告发的事情如何不正义和荒唐,你还得照样服从。”<sup>[69]</sup>托克维尔认为多数暴政意味着对少数族群,特别是对黑人的压迫。托克维尔叙述了他在宾夕法尼亚与一个当地居民的谈话。他询问为什么自由黑人必须纳税,然而却不被允许投票选举。他的受访者回答说黑人被允许投票,但由于白人对投票黑人加以严惩,迫使黑人放弃了投票。由于委托执行法律的地方法官是由当地选民自己选举的,他们不敢对抗公众的歧视倾向。托克维尔不禁讽刺性地发问“怎么!享有立法特权的多数也想享有不遵守法律的特权?”<sup>[70]</sup>

托克维尔的这些论述有助于解释表面上看似不合理的在北方自由州中更强烈的种族主义。许多美国白人担心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随时可能下降,缺乏心理安全,因此,强烈希望确保一个永远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种族主义提供了缓解这些恐惧的办法。这样,种族主义不只是心理偏见或错误信仰,而是一种在美国政治文化中发挥实质性作用的思想意识。

19世纪上半叶,奴隶制问题使美国一直处于南北分裂的动荡不安之中,一些废奴主义者认为,美国种族问题的最终解决,是将获得自由的奴隶遣送回非洲。但托克维尔认为这是不现实的。他预见到“黑人人种永远不会从美洲大陆的海岸消失,只要有新大陆存在,就会有黑色人种,并在那里受欧洲人的贪欲和恶习的影响而堕落。”<sup>[71]</sup>在托克维尔看来,解决美国种族问题的唯一办法是破除白人至上的“高傲偏见”,<sup>[72]</sup>不过,托克维尔并不相信这种道德觉醒在美国有出现的可能。托克维尔在其最后的分析中,预见到“联邦南方白人与黑人发生冲突的危险尽管还很遥远,但迟早是不可避免的。”<sup>[73]</sup>黑人将通过“暴力去取得”自由。<sup>[74]</sup>虽然,1861—1865年的内战结束了奴隶制,托克维尔预言的种族战争并未出现,但种族问题却一直是美国的痼疾,正如托克维尔描述的,黑人在美国“既是法律的肆虐对象,又受民情的排挤”,世代处于悲惨和贬黜的状态。<sup>[75]</sup>托克维尔显然早就预料到美国将在未来岁月里一直困扰于种族问题。

#### 注释:

[1][4][11][12][14][15][16][17][18][19][20][21][22][26][27][28][29][30][31][32][33][34][35][36][38][39][40][42][43][44][45][46][47][49][50][51][52][53][55][56][57][58][59][60][68][69][70][71][72][73][74][75]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中译本,译者序



- 言 第 3 29 30 32 33 - 55 327 399 419 - 420 421 425 428 434 438 439 440 441 - 442 445 447 448 449 , 450 451 452 454 455 457 - 458 459 460 461 462 465 467 468 469 473 474 - 475 477 - 478 532 页。
- [2] Jean - Claude Lamberti , *Tocqueville et les Deux Democraties* ,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1983 , p. 10 and André Jardin , *Tocqueville: A Biography* , Farrar , Straus and Giroux , 1989 , p. 221.
- [3] George Fredrickson , *The Comparative Imagination: On the History of Racism , Nationalism , and Social Movements*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7 , p. 107.
- [5] [http://archive.org/stream/inequalityofhuma00gobi/inequalityofhuma00gobi\\_djvu.txt](http://archive.org/stream/inequalityofhuma00gobi/inequalityofhuma00gobi_djvu.txt) 2013 年 8 月 13 日。
- [6] Michael Denis Biddiss , *Father of Racist Ideology: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Count Gobineau* , New York: Weybright and Talley , 1970 , p. 13.
- [7] 转引自 Carolyn Fluehr - Lobban , *Race and Racism: an introduction* , AltaMira Press , 2006 , p. 106.
- [8] [9] [10] Alexis de Tocqueville and 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 , *The European Revolution and Correspondence with Gobineau* , ed. and trans. by John Lukacs , Garden City , NY : Doubleday Anchor , [1852] 1959 , pp. 219 , 221 , 227.
- [13] Thomas Jefferson ,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1787] 1954 , p. 138 , [http://www.google.com.sg/books?id=NgKidsPa\\_QoC&printsec=frontcover&hl=zh-CN&source=gbs\\_ge\\_summary\\_r&cad=0#v=onepage&q&f=false](http://www.google.com.sg/books?id=NgKidsPa_QoC&printsec=frontcover&hl=zh-CN&source=gbs_ge_summary_r&cad=0#v=onepage&q&f=false) , 2013 年 9 月 1 日。
- [23] [48] Scott L. Malcomson , *One Drop of Blood: The American Misadventure of Race* , New York: Farrar , Straus , and Giroux , 2000 , pp. 152 , 173.
- [24] Ronald Takaki , *A Different Mirror: A History of Multicultural America* , Boston: Little , Brown and Company , 1993 , p. 39.
- [25] Jill Lepore , *The Name of War: King Phillip's War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Identity* ,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1998 , p. 167.
- [37] [41] Cheryl Harris , “Whiteness as property” , *Harvard Law Review* , 106 , 1993 , pp. 1721 , 1723 , 1753 - 1756.
- [54]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美国黑人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中译本,第100-119页。

[责任编辑: 陈双燕]

## Tocqueville's Discussion on Race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HU Jin-shan

( Department of History , Xiamen University , Xiamen 361005 , Fujian )

**Abstract:** *Democracy in America* was written by 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sup>th</sup> century. The book has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 , but almost no researchers have discussed his views on races and race relations. In fact , Tocqueville examined racial differences and race relations in the US on the basis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 He revealed that whites , as a kind of Herrenvolk , had the rights to define themselves and denigrate other racial identities legally , and that they also structured racial inequality in structuring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America. Racial identities were social constructions. He argued that white privileges and racism were embedded in American laws and mores. Moreover , he maintained that the American race system generated negative externalities for whites. Finally , he predicted that racial inequality would undermine seriously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Tocqueville , race relations in the US , white privileges